

李成鹏◎著

牛虎铜案传奇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虎铜案传奇 / 李成鹏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2-06205-4

I. 牛…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3883号

责任编辑：李银和 王以富

封面设计：杨晓东

责任印制：洪中丽

书 名	牛虎铜案传奇
作 者	李成鹏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40千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排 版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205-4
定 价	32.00元

尊敬的读者：若您购买的我社图书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0871）4194864 4191604 4107628（邮购）



内容介绍

四处莽荒的滇国疆土上，美貌、贤淑、果敢的丹朶公主深深爱上一山野村夫阿木楠。尽管他们身世迥然，却一见钟情，一往情深。在短暂的人生旅途中，苦乐相伴，生死相依，演绎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美好爱情故事。

在当时古滇国既残存“阿注”婚姻习俗又开始盛行封建婚姻的历史条件下，丹朶和阿木楠要做到既不苟同，又要反叛，将要付出多大的勇气与克制。他们必须不畏城堡与民间那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和禁令，更必须面对公主的父王两年前曾将女儿许配给朝廷重臣赫铁金戈的儿子赫铁土龙将军的旨意。上下左右，四面夹击，荆棘丛生，险滩暗礁，何其艰难。

丹朶和阿木楠相好，始于滇国破例向外张贴告示，广召天下良才，铸造一件汉王朝索要多年的青铜珍品。这件青铜珍品，要求极高。不仅造型独特，内涵丰富，意义深远，还要具有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之感。因此，自从阿木楠大胆揭下城墙上那张告示以后，丹朶公主便被阿木楠的大胆、果敢所折服。在为了如期铸造完工，交差复命的过程中，两人不顾告示那如释天书一样的艰难；不惧茫茫荒原险恶，千里迢迢，四处奔波；不怕毒蛇、猛兽出没，常常跋山涉水，夜宿山洞。甚至单人独马，分头远赴堂琅、贲古。在险象环生、历尽艰辛的日子里，更坚定了任何力量也不能将他们分开的决心。

就因为丹朶不畏艰难险阻，一如既往地扶助阿木楠，便被

视为是伤风败俗、扰乱朝纲之举。因此，必然备受上至国王陛下，下至一些文武大臣的指责、谩骂。甚至，阿木楠几次三番被赫铁金戈父子追杀。因了“饬妻夺爱”之仇，赫铁金戈父子务必要让阿木楠尽快在这个世上消失。丹朶的自由也一度受到父王的限制。

好在吉人天相，一次次遇险，又一次次化险为夷。阿木楠一次次险些丢了性命，又一次次得到丹朶公主的相助。正当丹朶公主和阿木楠一筹莫展，完全陷入绝望，眼看告示规定的限期将到的时候，奇迹出现了，那件青铜珍品终于铸成，可交差复命了。可是，由于赫铁金戈父子的权势过重，阴谋缜密，手段狠毒，在追杀阿木楠的途中致使不少无辜暴尸荒野，铸成滇国五百年历史上的奇冤。

至此，丹朶和阿木楠的恋情也已经明示天下。按理，应该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可赫铁金戈父子除掉阿木楠的险恶用心一直不死，且由家仇嬗变成国恨，萌生篡权夺位、逼帕拉三世退位的狼子野心，以至最后酿成滇国史上一桩天悲地恸的历史悲剧。

作品故事情节曲折复杂，起伏跌宕，惊心动魄，颇富传奇色彩。笔触细腻，读来感人，通篇再现了两千多年前古滇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产、生活、民风、民俗，让人耳目一新。





引 子

春秋战国末期至东汉初期，约公元一世纪，是滇国五百年历史上最繁荣兴盛的时期。这个时期，虽则尚处莽荒的滇国，农业生产上已能种植稻（当时除滇池边上有少量种植水稻的水田外，其余绝大部分地区尚无水田，只是将稻种点播在旱地里）、麻、麦、稷、黍、菽（豆）之类的农作物。畜牧业已能饲养牛（仅指水牛，但尚不会用于耕地。黄牛才刚刚从波斯引进）、马、羊、猪、鸡等家畜、禽。手工业虽尚处低级阶段，但东北边的堂琅（现今东川）和东南边的贲古（现今个旧）已经有了铜、锡的开采以及冶炼技术的发展，金沙江上游已经有了淘金技术。青铜器（具）的铸造工艺已以内容丰富、技艺精湛驰名中原乃至西亚、欧洲。简单的土陶生产也已经出现。人们已会用大量的野果酿制果酒。纺织业也能用苧麻、木麻纺成线，织成布匹，再用栗树皮汁、玉米粉水、兰草汁、黄连水、皂角汁等颜料，将织好的布匹染成红、白、蓝、黄、黑等各种颜色。生产工具虽还残留着新石器时代的痕迹，但已普遍使用铜器（具），开始广泛使用青铜制成的锯、凿、刀、锄、铤等各种农具和剑、箭、戈、矛等各种兵器。

文化艺术方面，除了城堡里的上层人物中，已熟知并运用从中原传来的汉字以外，民间尚无文字。普遍使用的只是一种刚刚从结绳、刻木记事过渡来的“图画文字”（诸如出售了三头牛，得了一百二十枚贝币，就在木头上画三个牛头，再画



一枚大贝币和二十枚小贝币。这里有三个人，就画三个简单的人头）。艺术方面已有简单的舞蹈、歌谣和铜锣、铜钹、铜片等乐器。婚姻习俗虽则民间一些地方还残存着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阿注”婚姻（即一个男人可以和他亲属以外的任何一个女人相好、往来，但男女之间，没有固定的婚姻关系及固定的家庭财产，男女交媾也较为随便。一旦有了孩子，就归女方抚养），而绝大部分地方也已普遍兴起一夫一妻制的封建婚姻。

广大民间的经济交往，均没有固定的交易市场或交易地点及交易时间。常常是一两个人在约定的某个时间、某个路口或某棵大树下进行以物易物交换。轻、重、大、小不十分计较，很少讨价还价，交易完了就走。除了滇国内部的经济往来外，周边的夜郎、邛都、哀牢、交趾、孔明等国乃至中原地区、中亚、西亚、欧洲的少数商人也不时到滇国来进行商品交易。还有中亚、西亚、欧洲的商人常常取道滇国前往中原。特别是公元前182年（高后六年），西汉王朝在通往滇国的楚道县筑城，成为经营西南夷之基地。公元前122年（元狩元年），汉武帝派张骞取道滇国，出使大夏（今阿富汗）之后，外地到滇国经商的商人日益增多，极大地促进了滇国经济的发展。当然，四处莽荒的滇国，野兽出没，人烟稀少，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低下，其发展自然也就相当缓慢。

大概就因为滇国物产丰富，盛产铜、锡，中原历代王朝便想让滇王俯首称臣。这样，不仅可以索取大量贡赋，还可以随时方便取道滇国实行扩张。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汉武帝即派兵先征服了盘踞两广的南越割据政权，兵临滇国的东南部。紧接着又灭掉滇国东部的夜郎国和北部的邛都国。在大军压境之下，汉武帝曾遣使劝说滇王降汉入朝。当时滇王依仗自己尚有实力，拒绝降汉。到了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军一举灭掉滇国东北之劳浸、靡莫等部落。在失去同盟支持，汉军又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滇王只得降汉为臣。自此，滇国归属于西汉王朝。



滇国降汉以后，由于地处西南边陲，民族众多，山高路远，交通不便，不用当地民族上层难以服众。于是，汉朝赐予降汉滇王以王印，并令“复长其民”（其意是少起战乱，让滇国百姓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政治上明确了滇王的身份。与此同时，汉王朝又在滇国设置益州郡、县（四郡、二十四县），以示汉朝领有滇国的象征。然而，汉王朝依然无法对滇国实行全面控制，只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滇国除了经济、文化受到汉王朝多多少少的制约和每年向汉王朝进贡一些牛、马、皮货以外，政治、军事上依然是各行其是，为所欲为，甚至常常蔑视汉王朝，以至形成汉王朝的国中之国。

就在公元前107年（元封四年），汉武帝得知滇国盛产铜、锡，制作的青铜器（具）也已品种繁多，内容丰富，技艺精湛，能和中原媲美。于是，随之给滇国国王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派使臣前往滇国索要一件极有意义的要求极高的青铜珍品进贡中原。

真不知远在中原的汉武帝是夜间得梦还是凭空想象，也不知是有意刁难，还是要以此试探滇国国王对汉朝的忠心！连那位汉朝使臣在宣读圣旨的时候，也是故意摇头晃脑，拿腔拿调地说道：“珍品者，乃稀世之宝也。不仅要求工艺精湛，还要内涵丰富。其内涵者，必须显示一国帝王之权威，驾驭一国财富之能力，保护万千臣民之贤德，抵御外来侵略之雄风也。除此之外，还要远而观之，有亦动亦静，亦静亦动之奇妙之感也。”

当时的滇国国王帕拉二世，简直如听一部天书，完全不解其意，心中暗暗叫苦。但又不得不口称万岁，领旨谢恩。

因为汉武帝索要这件青铜珍品的难度实在太大，帕拉二世领旨后，久久思量，一筹莫展。此件珍品，到底何物？作何造型？想来想去，总是不得要领。数次召集群臣商议，也终无结果。

时间一天天过去。几年之后，直到帕拉二世归天，帕拉



三世继位，这件汉王索要的青铜珍品仍无着落。帕拉二世于弥留之际还握住王儿的手说：“臣儿啊，孤王无能，已经数年之久，汉王索要的那件青铜珍品，还一直未能完工复命。实乃悲哉，憾哉。但不管咋难，汝等也要尽力完成这项使命，莫让汉王以为滇国无才、无能，缺少贤人。一旦铸制成此件青铜珍品送往中原，也好让孤王在天国瞑目矣。”

帕拉三世继位以后，也曾多次派人走访民间，请教雕塑大师，希望得到一点什么启示。但数月过后，依然毫无结果。父王托付的重任，一直成为一块难以卸下的心病。他也希望随着时日的推移，汉王朝能忘了此事，以免滇国劳民伤财。

岂料，元封六年，汉朝援胡将军郭昌再次出使滇国，又带来汉武帝的口谕，说：“怎么，虽则时日已过数年，可陛下一定不会忘记吧？汉帝还等着那件青铜珍品赏心悦目呢。”

郭昌走后数月，帕拉三世无奈，只好传旨在城堡城墙上和各州郡、县张贴告示，在滇国天下广召良才，完成汉帝旨意和父王托付的重任。

告示贴出数月，一直无人敢揭。一天，一个樵夫模样的后生终于一扬手揭下了城堡城墙上的告示。从此，为铸造一件流芳百世的青铜珍品，引出了一段贫富不计、忠贞不渝、生死相依的爱情故事；在滇国天下留下一桩涂炭生灵、草菅人命、比星湖水还要深的千古奇冤；铸成滇国历史上一幕天悲地恸，令千人感慨、万人哀叹的历史悲剧。



星湖之滨，群峰逶迤。层峦叠嶂，四野莽莽。在一处山势平缓、山包低矮，远远望去一马平川的山地里，一道高大厚实、蜿蜒延伸的城墙，围了数个高矮不等、大小不一的山包。山包上，成排成排的茅檐草舍里，驻扎着滇国的数万兵卒、战马。洼地里大块大块的平地是演练场、点将台和铸制兵器的作坊。离这些兵营、演练场、作坊远一点的地方，众多类似当今傣家竹楼的“干栏式”房屋和众多木墙木顶的“井干式”房屋里，居住着滇国国王和滇国的文臣武将、王后妃子。比众多“干栏式”房屋和“井干式”房屋高出许多的一幢土木结构建筑，角檐斗拱，红墙鎏金瓦，便是滇国文武百官朝拜、君臣议事的大殿。大殿周围，还有数处小巧玲珑的房屋，这便是滇国国王和朝廷重臣单独处理政务的行宫。这个莽莽荒原上的庞大群体，便是滇国的王家城堡。

城堡里有着主宰世间一切的威严，高数十拃（尽管早在秦朝，秦始皇便在全国统一了度量衡，但当时的滇国，丈量高低、长短，还依然用手拃。论重量，则以一个牛头的重量计），厚三拃的城墙里面，让民间百姓觉着无限神秘。同时，高大冗长的城墙，将主宰一切的权威跟民间茫茫大地、芸芸众生隔开。且有一道无形的，高贵与贫贱，聪慧与愚昧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偶尔从城门处冲出一队人马，也是那样匆忙、威风，势不可挡。

一日正午，至少用三十方原木串成的栅栏城门左边的城墙上，破天荒贴出一张用兽皮写成的告示。兽皮上的字迹，是滇国百姓从未见过，也不认识，只有中原地区才广泛流行，城堡里的上层人物才熟知的汉字。

就因为这张用兽皮写成的告示，新鲜、新奇，便有众人围上去观看。百姓们横看不懂，竖瞧也不懂，就只好静听一位上了年纪的城堡里的马弁一边宣读，一边解释。

告示上的正文这样写道：

国王陛下诏曰：

天下之大者，乃滇国也。铜、锡之瑰宝者，唯滇国独有之。数十年之久，滇国青铜技艺之精湛，种类之繁多，已令中原望尘莫及。

为耀示当今，资励后世。遵照国王陛下旨意，特告示天下，广召良才，齐力铸造一件流芳百世之青铜珍品。

其珍品之大小，须高四拊，长四拊，宽三拊，重八头。

其造型之内涵，须寓示一国之君王的权威，驾驭一国财富之能力，保护万千臣民之贤德，抵御外来侵略之雄风，且有亦动亦静之感也。

若能在揭下告示之后，半年内铸成复命者，予以重赏。

尽管这位马弁一遍又一遍地，极有耐心地将整张告示解释得相当仔细、认真，围观的人们还是只管看的看，听的听，走了一些，又来了一些。谁也不愿，也没那份胆量去揭走城墙上的告示。

数天过去了，那张用兽皮写成的告示，依然纹丝不动地贴在城墙上。围观的人依然天天有，有时多些有时少些。那位马弁在人多的时候，依然尽职尽责，吃力地做着解释。

这日，围观的人群似乎比往日多，而且那位马弁还发现，一个樵夫模样的年轻汉子，又出现在围观的人群中间，且像往





常一样听得比别人仔细、认真，在告示前面伫立的时间也比别人长。一问，才知道这个樵夫模样的年轻汉子名叫阿木楠，家住离城堡十多里远地的阿波罗村。这日，他是在城堡附近的一棵大树下，用一担柴禾换得一小袋菽子，回家途中路过城门边的。

待围观的人群又散了一些，无需再作阅读、解释的时候。那位马弁便细细端详了阿木楠一番。只见年轻汉子上身穿一件用苧麻织成麻布，再用玉米粉水染成白色的短褂，下身穿一条用皂角汁染成黑色的麻布短裤，腿上缠着未染色的麻布绑腿，头上一头乌黑的长发，在头顶挽了个大部分男人都时兴的锥髻。他高挑匀称的个子在围观的人群中间相当出众，脸庞和裸露的胳膊，虽久经太阳暴晒，却要比别的人白些。健壮的体魄，虽天天牧牛、耕耘、打柴，却透出一股别人所没有的鲜活与灵气。五官端正，眉清目秀，两眼炯炯有神，常常闪烁着一种超乎常人的刚毅与胆识。看他似乎完全听懂了自己对告示的阅读、解释，那位马弁便问：“小兄弟，是想揭告示吗？”

“……”阿木楠见问，一时间慌了神似的，默默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老马弁身经世故，阅历非浅。他见阿木楠懵懵懂懂，冒冒失失，像是有揭下告示的意愿，便三分揶揄七分忠告地一摸胡子拉碴的下巴，说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小兄弟，你需谨慎从事哟，切莫为了重赏引来杀身之祸呀。一旦揭了告示，若在限期内不能交差复命，那是要被砍头的哟。哈哈……”

阿木楠也真真切切地审视了一番老马弁和城墙上的告示，而后转身离开了城门边。心想：等着瞧吧，告示既然能贴出来，就一定有人敢将它揭下。

又过了半个月，这日，阿木楠依然是用从森林里打来的一担柴禾和五十枚贝币（这一时期的滇国，在民间广泛流通的货币，除了使用少量铜钱外，最多的还是使用贝币。这种贝币

实际上是一种贝壳，是从印度洋深水中打捞起来的，一颗有手指头大小，呈乳白色。因为是一种贝壳，所以人们就管它叫贝币），在离城堡更远一点的一处十字路口，跟一个妇人换得一方足够给娘做一件紧身窄袖衫的已经染成了黑色的麻布。再次路过城堡大门边的时候，他又凑近那张依然围了不少人观看的告示前面。这日他在告示前面伫立的时间很长，出于一种蔑视、一种愤慨，他几次雄心勃勃，跃跃欲试，实在想上前一步揭下告示。

这日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位老马弁没有再在人群中作宣读、解释。

阿木楠在几次冲动又几次冷静中挣扎……在几次上又几次隐忍了之后，终于，他挤过前面的人群，一扬手揭下了告示。

这一似乎是一种极端莽撞的举动，惊呆了在场围观的人们。人们先是面面相觑，一片惊讶，而后都拿一种如突见虎豹般的眼神瞅阿木楠。接着便有阵阵叹息，阵阵窃窃私语。这种叹息和窃窃私语，自然是担心阿木楠这小子真不知天高地厚，简直就是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

望着阿木楠旁若无人、扬长而去的背影，几个好心的长者，多想赶上前去朝阿木楠背上猛拍一掌，让他如梦初醒，知晓利害，重新将告示贴回墙上。因为，正如老马弁说过的，一旦揭了告示，在告示规定的期限内，不能铸制成让国王满意的青铜珍品交差复命，是要以欺君之罪论处的。

阿木楠像是丝毫不曾理会人们的眼神、心思，自顾大步流星地走远了。那几位好心的长者只好一声怜惜的长叹，纷纷摇了摇头。

刚刚从云山之巅狩猎归来的国王陛下帕拉三世的小女儿丹尔公主，正好目睹了城墙上的告示被人揭去和众人还在议论纷纷的场面，也甚是惊讶。于是下马驻足，询问到底是谁有如此胆量。





听了几位老者的述说，丹朶公主又问了揭去告示那个年轻汉子的长相、外貌、衣着，便觉着事情有些蹊跷。难道会是他？……

在牵马步入城堡的途中，丹朶公主走得很慢，且深深地陷入沉思。越想，就越是断定，那个敢于揭去告示的人，一定是一个多月前，在云山之巅的山间小路上和自己邂逅的年轻汉子。

那一次仿佛是天作地合的偶然相逢，每每回想起来，还真是既有些甜蜜又有些遗憾。

一个多月前的一日午后，在云山之巅纵马奔驰了约有一个时辰的丹朶公主，歇息在林海边缘一条幽深僻静的山间小路上，她将自己的黄鬃烈马拴于路边一棵碗口粗细的松树上，自己也选了一块硕大平整的青石板坐下来。

说不清是出身高贵的原因，还是从小就养成一种坦荡豪爽的气质，坐在路边青石板上的丹朶公主，完全和一般女人不一样。只见她一只脚极有力度地直蹬地上，另一只脚则稍稍弯曲，踩在身旁另一块小石板上。上身一件紧身丝绸小褂，下身一条滇国民间从没见过的棉织长裤，裤脚笼在黑色长筒皮靴里面。再加上肩披一件红色丝绸披风，就颇有一副千金小姐、大家闺秀的风采。坐直了的身子，昂首挺胸，真有些翩翩虎将的风度。她一边拿一顶麦秆编成的草帽给自己扇凉，矫健的目光越过篱边密密匝匝，针叶碧绿欲滴的松林，凝视着更远处的茫茫林海和偶尔从某处深管沟中升腾起来的如纱、如烟、如云的缕缕雾霭，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尽管在父王眼里她还是一个孩子，但二十岁的丹朶公主，已经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

丹朶公主羞羞怯怯地想象着、设计着如何将自己往后的日子编织成春天里的云山，夏天里的星湖，秋天里的果林，冬天里的火塘……同时对民间一些地方还残存的那种男女之间没有固定婚姻关系，也没有共同财产，一个男人可以跟自己亲属以



外的任何一个女人相好，甚至在公开场合发生交媾行为的原始“阿注”婚姻嗤之以鼻的时候，远处传来“咚咚咚”下坡跨坎的脚步声。

这一惊动，非同小可。丹朶公主迅即收回远眺的目光，转头朝脚步声传来的方向望去。远远地见一个年轻汉子挑了一担柴禾，正从自己曾经走过的山间小路，踏过很不规则的石坎、土路，朝自己这边走来。年轻汉子高高的个子，健壮的臂膀、胸肌。挑了一挑沉重的柴禾，还不显得十分吃力的样子，及那落地有声的脚步，仿佛震撼了丹朶正在萌动的心，尽管是一个肩挑柴禾的樵夫。

近了，见年轻汉子眉清目秀，目光炯炯有神，甚至连额头上的涔涔细汗也仿佛闪烁着勤劳、智慧的光芒。刚才，远眺茫茫林海，胸中想象着、设计着的，似乎正是希冀有这样一个男人终身陪伴自己。

更近了，丹朶公主一方面仰慕这个将要从自己身边走过的年轻汉子，一方面莫名其妙地希望年轻汉子能在自己身边，或是在离自己远一点的地方，放下柴禾坐下来歇息，哪怕是一句话也不说地坐一会儿也行。

可是非常令她失望，年轻汉子分明见路边坐了位好看的姑娘却视而不见，反而更加脚步匆匆。从丹朶公主面前走过的时候，他既没有放慢脚步，更没有放下柴禾坐下来歇息的意思。连一声招呼也没有，便旁若无人地走了过去。

丹朶公主感到有些失望，又不明不白地有些生气。眼看年轻汉子就要走远，她由不得三分气愤、七分爱怜地一声喝道：“站住！”

这一声突如其来的吆喝，完全是出自一位高贵公主，对一个生活在生活底层的樵夫的喝令。她认为她有这个权力，还认为年轻汉子一定应该听她的。

说不定正是因为这一声喝令太突然，且有着遏制万物运转的魔力，还说不定是因为毕竟是一位美貌姑娘发出的喝令，年



轻汉子的脚步终于被镇住了。但他没有回头转身，更没有放下肩上的柴禾，只是非常被动地伫立原地，非常被动地听候发落。

“不想放下柴禾，坐下来歇息再走吗？”丹朶的声调、语气柔和了许多。

年轻汉子听得出来，这一声近乎圣旨的话语里面，分明有一丝黏乎乎湿漉漉的甜情蜜意。只是，一个年轻好看的姑娘，在这四下无人的山道上出此之举，难道不怕害羞，不怕被她喝住的男人突起歹心？她又到底想干什么？受一种好奇心理的驱使，年轻汉子心想：歇息就歇息，看她能把我怎么样？他还断定，这个朝自己发号施令的女人，决非拦路抢劫的贼人，且量她也不敢对自己怎么样。要抢劫，自己也只有一担柴禾和两片穿在身上的烂衣。于是，他终于放下肩上的柴禾，背对丹朶公主，扯起汗衫揩一把额头、脸上的汗珠，然后扯动汗衫，一下一下给自己扇凉风。

“来呀，到这边来，在这块青石板上坐下歇息。我又不是豹子、老虎，能生吞活剥吃了你。”丹朶公主的话，如山涧泉水叮咚，如铜铃摇出一串悦耳动听的音符。

年轻汉子这才缓缓转过身子，既好奇又疑心地慢悠悠朝丹朶走近。在一段三十多步远的山路上，年轻汉子仿佛走过了一段羞怯而又大胆，担心而又好奇的人生历程。他自然没有更多的奢望，不奢望这是一场什么艳遇。不奢望这个脸皮极厚却又有些温柔、好意思对一个陌生人发号施令却又长得极好看、样子高傲却又连一个山野村夫也瞧得起的姑娘，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更不奢望这是一场什么姻缘的开始！姑娘会给他什么意外的表白吗？倒是当他缓缓朝丹朶公主走近的时候，也分明大胆地审视了一番这个奇怪的姑娘。

刹那间，年轻汉子觉着这个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无所谓的女人，真仿佛从天上掉下来的仙女，又仿佛久居深山的美人。她个子匀称修长，圆圆的脸庞，白皙细腻的肌肤，长着双眼皮

的眼睛，活像风平浪静的星湖水，清澈而又灵动。薄薄的嘴唇微抿，从嘴角处透出一股女人少有的刚毅与精明。一头青丝是散披着的，不像民间女人常常是在脑后挽一个形状像银锭一样的“银锭髻”。一身用年轻汉子从没见过的布料做成的衣裳，决不是民间常见的用麻布做成的紧身窄袖衫。这一身服饰不单使姑娘更美貌、更好看，还显出几分精干、利索的英姿。一件红色披风更说明姑娘一定不是一个久居茅檐草舍的民间女流。

丹朶公主一直是望着年轻汉子朝自己走近的。她分明瞧见年轻汉子从黄鬃烈马身边走过的时候，还下意识伸手摸一摸高扬的鬃毛和同样讲究的马鞍。这一举动倒让丹朶公主看出，被自己喝住的决不会是一个龌龊、猥琐的男人。同时，这个男人一定还饲养着一匹或许许多匹好马。

年轻汉子走近丹朶公主，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依然又扯起汗褂扇起凉来。面对高贵、美貌的姑娘，他没有丝毫的尴尬和人微言轻之感，倒仿佛是熟人相见一样，默默注视着丹朶公主，等待丹朶公主发话。

好像各人都把对方瞧实在了。丹朶公主便拿一只玉手轻轻拍了拍自己身边的一截青石板，笑嘻嘻地说道：“不想坐下来歇息吗？看你累的。”

年轻汉子也不谦让，只说了声谢谢，便和丹朶公主并肩坐在同一块青石板上。

在这松杉乔木密密匝匝，遮天蔽日的山间小路上，空气特别清新、湿润。除了地上散发着淡淡的泥土、腐叶气味之外，还有松杉、藤蔓、奇花、异草的清香扑来。可年轻汉子一坐到青石板上，分明就嗅到一阵女人身上特有的淡淡香气。这香气使他感到无限惬意，也使他感到阵阵心脾震颤。他觉着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长成了一个高大、壮实的真正男人。他还觉着自己骤然心跳加剧，同时也感到姑娘的心弦，因了身边的男人而加快了跳动，他毕竟是二十三岁的人了。惬意之余，他又





不由得感到有些齜齜。自己一身布衣布裤、一身汗味，跟一个穿着讲究、貌若天仙的姑娘并肩坐在一处，多像一只粗糙、难看的土陶容器被错误地搁在一束鲜花旁边。

丹朶公主自然也嗅到从年轻汉子身上散发出来的陌生而又新奇的汗味。这汗味并没有使她厌恶，倒是有一种浮萍根系初触泥土的感觉。这种感觉自然也使她无比惬意，但这种惬意似乎掺和着一丝淡淡的酸楚和惆怅。她一时间无法说清，这是一次极不协调的邂逅，还是一次人生旅途中的短暂巧合？是一时间被年轻汉子的气质深深吸引，还是自己无意间将人家喝住？是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只这样短暂地在同一块青石板上坐一会儿，还是自己和这个年轻汉子原本就有一种什么缘分？她还不明不白地生出一种怨恨，被自己陡然喝住的，第一次跟自己坐得这样近的年轻汉子，为什么不是城堡里的将军、大臣，而是一个肩挑柴禾的山野村夫。

有一小段时辰，两个人都没说话。仿佛都在默默地、细细地体味着对方的心声，沉浸在同是第一次接触异性的感受之中，也仿佛各自都在调整着各自内心的不适应。

“常常到山里来打柴吗？”一阵之后，丹朶公主首先打破短暂的僵局，她依然没有改变原先的坐姿，只是转首问阿木楠，随之也将两道爱怜、欣喜的目光投到年轻汉子脸上。话语、眼神，很像一个常常跨马横弓、驰骋山巅、独来独往的猎人。

“唔。”年轻汉子低头轻轻应了一声，因为他实在被那两道近在咫尺的目光盯得相当窘迫。

“看你挑了那样大一担柴禾，不累吗？”丹朶公主的话似乎有些多余。

“不累。刚才要不是你将我喝住，我早就走远了。”此时的年轻汉子，已经少了些窘迫又多了些大胆。他也昂起头来，将两道实际上也想多看姑娘几眼的目光，投向丹朶公主宛若秋月的脸上。思维一活泛，话也有些俏皮。